

《畫史》佚文考

日本奈良大學 古原宏伸原著
魏美月 譯

提 要

關於米芾《畫史》佚文的考察，是作者針對《畫史》集註所作的序列研究之前期階段性成果。佚文的蒐集範圍包含：米芾的法書作品、米芾的法帖以及米芾的著作，並及於宋以後別集、畫學書中的引用資料。經考察後，筆者認為其中部份佚文原來應為尺牘形式。並且推論，由於現在通行的《畫史》是以無秩序的體裁流傳於世，因此不可能存有另一系統的異本。目前所蒐集到的佚文共有十八條，另有兩條不成文的片段，加上《畫史》現行本原有的一百九十八條，合計二百十六條。

關鍵詞：米芾、畫史

在此要考察有關米芾《畫史》的佚文，其目的是為了方便後續的〈畫史集註〉的記述之故。相信思考《畫史》的佚文的性質，也將帶給有關《畫史》各刊本的通行某些啟示。

《畫史》的佚文，來源可分為兩類，即由米芾本身書寫的（含法書、法帖、著作），以及由米芾以外的人所引用、或重錄的文字。於此先說結論，就是米芾以外的人所收集的佚文非常的少。

以下本文之所以能夠完成，主要得力於曹寶麟《中國書法全集》38，〈米芾二〉，（榮寶齋，一九九二）中有關米芾書法的作品考釋。引用時寫「曹氏」是指上舉書籍。

（一）米芾的法書

1. 〈參政帖〉（圖1） 上海博物館

蘇太簡參政家物，多著「邳公之後」，「四代相印」，或用「翰林學士院印」，
芾記

〈資料〉

蘇太簡是易簡（九五八—九九六）的字。其曾孫蘇激與米芾交往親密。

《寶章待訪錄》〈王右軍蘭亭燕集序〉其與激友善，每過公必一出，…蘇氏自參知政事易簡之子耆，耆之子舜欽，欽之子激，四世好事有精鑒。

關於蘇氏的收藏印，米芾另有記錄。

〈快雪時晴帖〉跋 本朝參知政事蘇太簡家故物，故有翰林學士院印。（圖2）（紹聖4，一〇九七）

〈晉賢十三帖〉跋 右本朝參知政事蘇太簡所藏，…書畫上著邳公之後，四代相印，蘇氏字印。（元符元年，一〇九八）

上文之〈參政帖〉可能也是同時期之作。

2. 〈來戲帖〉（圖3） 崇寧元年 一一〇二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蒙面諭浙幹，具如後，恐公忙，託鼎承）長洲縣西寺前僧正寶月大師收翟院深山水兩幀，第二幀上一秀才跨馬，元要五千賣，只著三千，後來寶月五千買了，如肯輟，元直上增數千買取。

上文之「一秀才跨馬」之畫，《畫史》云，係李成筆孟浩然像。

《畫史》139 寶月所收李成四幅，路上一才子騎馬，一童隨，清秀如王維畫孟浩然（圖4），成作人物，不過如是。

3. 〈珊瑚帖〉（圖5） 北京故宮博物院

收張僧繇天王，上有薛稷題，閻二物，樂老處元直取得，又收景溫問禮圖，亦六朝畫，珊瑚一枝，金坐，三枝朱草出金沙，來自天支節相家。（當日蒙恩預名表，愧無五色筆頭花）

〈資料〉

米芾以珊瑚換得法書之例，見於《畫史》8。

〈王獻之送梨帖〉，劉季孫以一千置得，余約以…硯山一枚，玉坐，珊瑚一枚以易。

〈珊瑚帖〉以無題收錄在《寶晉英光集》補遺中。「天王」見於〈雜書帖〉（後述），但「問禮圖」並不見於米芾著作。

曹寶麟氏說這是「元章傑構之一」。雖然沒有一個識者懷疑此法帖，但我並不認為是真筆。

4. 〈紫金帖〉（圖6）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蘇子瞻攜吾紫金研云，囑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斂，傳世之物，豈可與清淨圓明本來妙覺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寶晉英光集》補遺 〈書紫金研事〉也收錄此帖。

有關此紫金研（硯），米芾本身有記述。此亦可視為佚文之一。

5. 吾老年方得琅琊紫金石，與余家所收右軍硯無異，人間第一品也，端歛皆出其下，新得右軍紫金硯石，力疾書數日也，吾不來斯不復用此石矣。（《寶晉英光集》補遺）

〈資料〉

關於紫金石有下列資料。

元倪瓚《雲林石譜》〈紫金石〉 壽春府（安徽）壽春縣紫金山，石出土中，色紫，琢為硯。

關於〈紫金研帖〉所說「入棺云云」之文，曹氏以為「殊不可解」。理由是，蘇軾之去世在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二）七月二十八日。「斂」（遺骸納棺）必須在死後數日之內辦完，因此如果蘇軾的兒子照父親的遺言，以硯殉葬，則米芾必然無法獲得。

6. 〈穰侯出關圖〉詩（圖7） 北京故宮博物院

高氏三圖 穰侯出關

穰侯去國緩驅車 蔡澤還來取范雎

惡客只應真可厭 怪他漢相館丘墟

〈資料〉

《寶晉英光集》補遺，以〈穰侯出關〉之題收錄在內。曹寶麟氏說：「三圖之中二圖的詩已割裂」，並說高氏是《畫史》所說高公繪，字君素。

7. 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卷〉跋（圖8）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圖卷畫的是前漢到隋之間的十三帝王肖像及其侍者。圖9並非現在的圖卷的樣子，而是民國初年閩中林氏舊藏時施以補筆，補彩以前的原卷的一部分。

畫像之後，連接的是將宋人的觀記與款署，疊為上下二段的斷爛的絹（圖10）。其上，列在一起的是還算長的觀記與題跋。不可思議的是諸跋的記年前後混亂而無秩序。例如將記年排列出來則是：紹興元年，同四年，淳熙三年，同十二年，紹興二年，淳熙五年，紹興三年，同十一年，同四年，同十六年，就像這樣。其後是「米元章畫史」的題記一行，接著寫了《畫史》139，179，及188的前半。

其內容和〈帝王圖卷〉並無關係，正如從圖8可知，緊接的是南宋淳熙十五年三月二日周必大的跋，其間並無接紙的形跡。周跋與《書史》三條的書跡，可以認為是由同一手所成。但並無任何文字保證《書史》是寫於淳熙十五年之同時，或接近這個時期。與現行本的文字並沒有不同，雖然不是佚文，但《書史》本文的書寫卻是很難得的。

（二）從米芾的法帖（墨拓）所看到的

8.〈顧虎頭帖〉（圖11） 元祐六年（一〇九一） 北京故宮博物院

芾近收顧虎頭金粟坐石，存神像，李伯時見欲傾囊易也。

〈資料〉 有關同伴畫作有記錄如後。

《書史》50 余家顧淨名天女，…李公麟見之，賞愛不已，親琢白玉牌，鼎銘古篆虎頭金粟字。

曹氏雖說：「此帖云，金粟坐石存神像，而無天女為襯，恐非一畫」，但米芾本來就是這樣缺少嚴密的寫法，且此外並無關於所藏的「維摩圖」的報告，因此沒有必要認為是另一畫。

9.〈南山帖〉（圖12） 北京故宮博物院

（芾頓首再拜，南山松楸，所託知幸，知幸） 招隱乃寺家，僧居處，在州門徒遂絕。（黃君若闢成而去，願給之，使安存也，悚不，悚不，芾頓首再拜）。

〈資料〉 有關在潤州的東晉戴顓（戴逵之子）的舊宅，有如後的資料。

《書史》51 戴逵觀音亦在余家，家山乃逵故宅，其女捨宅為寺。

10.〈蔣永仲帖〉（圖13） 北京故宮博物院

蔣永仲作松，贈曇秀，吾題云，撐雲既奇倔，怒節更堅瘦，怒為露也。

〈資料〉 上之畫作，可能與接下來的屬同一件。

《書史》89 大夫蔣長源著色山水，…松身似李成，葉取真松為之，如靈鼠尾，大有生意。

《寶晉英光集》卷八所收。

11.〈雜書帖〉（圖14） 崇寧五年（一一〇六） 北京故宮博物院

名畫記載京兆黎幹印，曰黎氏，此帖前後載者是。

〈資料〉 米芾所據資料如後。

《歷代名畫記》卷三 〈敘自古公私印記〉

故御史大夫黎幹印（原註，黎氏）
此印存有記錄。

《畫史》9 王獻之送梨帖，…上有黎幹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

12.〈雜書帖〉

馬、唐畫、非幹筆、少圓潤秀氣，芾家天王同，往世間此等畫，便假名吳生甚眾。

對當時之以馬畫假託韓幹的風潮，米芾一再提及。

《畫史》27 今人以無名命為有名，不可勝數，故諺云，牛即戴嵩，馬即韓幹。

《畫史》108 戴牛，曹韓馬，韋馬亦復難辨，蓋相似眾也。

《畫史》24 世俗見馬即命為曹韓韋，…甚可笑，唐名手眾，未易定。

不過，畫馬假託吳道子之名，除上舉之外，未曾見過。吳道子一般被認為是道釋人物畫家。

《畫史》23 今人得佛則命為吳，未見真者，…余白首止見四軸真筆也。

13.〈雜書帖〉

吳生畫，遍閱一世，未有此比，若入御府，未裝間，望假一日，使諸生識世間不復有也，諸生至今未給食。

據曹氏，「諸生」指內府書畫學之生員，「給食」則以為是官給的食物或食費。因此說，上條是米芾在書畫學博士（崇寧五年到任）任中的記載。

14.〈雜書帖〉

蘇州舜欽房快雪真跡，碧箋、魯公帖、吳生人物導引圖，甚精，恐是假名，僧繇帝釋，韓馬（口甚），精本蘭亭，薛稷鶴，不可一一記，潤州房（舜元）十古賢圖，曹不興畫，亂題作愷之，然人間至寶也。又蘇萬餘家士族，頻經水，書畫必多出，至不肖子弟將出賣者眾，得一鑒識人作監司，來往尋，購以庫金，償於逐處，同太守封進，一如我太宗，每購得一書畫，載在國史，豈不百年紹隆善述之美事乎（閣下司此，宜以此上達穆清。芾惶恐）

以上〈雜書帖〉四則，收錄於《寶晉英光集》卷八。

（三）《寶晉英光集》卷八〈雜著〉，同〈補遺〉等所載，而為《畫史》所未收錄者。

15. 晉書古賢十人，失其名，在蘇太簡孫，之顏，行之間名畫也。 （卷八）
〈資料〉

雖然再三引用同一畫，但原本當做「晉畫」的意見，已漸改變成「古畫」、「六朝畫」。

《畫史》79 今世傳古賢晉賢圖，猶存其製。

《畫史》6 蘇氏古賢像，十人一卷，衣紋自非晉筆。

上一卷十人像中，他獲得一圖，逕自命名為王戎，後則與他物交換掉。

《畫史》8 王戎象，元在余家，易李邕帖與呂端問，…元以懷素帖易于王詵，字晉卿家。

《畫史》35 懷素絹帖一軸，…六朝古賢一帖，易與王詵。

《畫史》65 呂公孺處，李邕三帖，…第三碧牋勝和帖，丙子（紹聖3，一〇九六），第三，余以六朝畫古賢，…復忘記數種物，易得，于其孫端問。

關於此圖的題材，有如後資料。

宋秦觀《淮海題跋》〈書晉賢圖後〉

此畫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飲，其餘隱几杖策，傾聽假寐，讀書嚼文，了無霑醉之態，龍眠叔時（註，伯時的訛誤，李公麟的字）見之曰，此醉客圖也，…叔時善畫人，所取信未幾，轉相摹寫，偏於都下，皆曰，此真醉客圖也，非叔時疇能辨之，獨譙郡（註，安徽）張文潛與余以為不然，此畫晉賢宴居之狀，非醉客也，叔時易其名，出奇以眩俗耳。

16. 李重光作此等紙，以供澄心堂用，其出不一，以池州（註，安徽）馬牙硃漿者為上品，此乃饒紙，不入墨，致字少風神。 （卷八）

17. 漣水陳生善作重山複嶺，古木瀑泉，近世少及，皆若真山，不以雕鏤細巧為美。 （卷八）

（四）《畫史》中混入的資料

18. 《畫史》92 畫摹多似，人物牛馬尤易似，畫臨難似，第不見真耳，對之則

慚惶殺人。

〈資料〉 下文表示明人對上條的理解。但其理解不能說是正確。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卷一 米元章謂畫可臨可摹，畫可臨，不可摹，蓋臨得勢，摹得形，摹畫但得形則淪於匠事，其道盡失矣。

「慚惶殺人」（難為情死了）的用例如後。

《畫史》101 大抵畫，今時人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余輒撫案大叫曰，慚惶殺人，王詵每見余作此語，…必曰米元章道慚惶殺人，至書啓間語事每用之，大抵近世人所收多可贈此語也。

從以上佚文的收集工作，可得到的結論是，可認為佚文的，其實就是除去書信中形式上的起頭，末尾等常用客套語後的尺牘本文，並可以認為這些尺牘本文有成為《畫史》的本文的文章的。上述佚文中，2、3、9、14的（ ）中的文字，傳達的正是尺牘的形式。

（五）引用或再錄於宋以後的別集類、畫學書的資料

緊接在米芾時期之後的畫學書有鄧椿《畫繼》十卷。《畫繼》的命名是續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之後之意。《見聞志》終於北宋熙寧七年，《畫繼》則收錄自同年之後至南宋乾道三年共載九十四年間二百十人的畫家傳。多引用或重錄《畫史》的記載。並無《畫史》的佚文。

這是宋代盛行的筆記小說類或別集也都一樣，即使是根據《畫史》的記載，並不能說是正確的佚文。例如，宋末元初的人，連文鳳《百正集》上所收，

《董元山水圖 為北客賦》

一幅生綃懸素壁，黃生好手畢宏上

此一定是出自

《畫史》31 董源平淡天真，唐無此品，在畢宏上

這一則。同一詩接著是：

當年載入米家船，…新評信口誇天真，聲價祇今萬錢直。

正如此詩，「董源平淡天真」之句，原是「新評信口」之語句。再舉一例。

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二 古人論畫有云，下筆便有凹凸之形，此最懸解。

這一定是出自下列一文。

《畫史》107 晉唐皆鳳池研，中心如瓦，故曰研瓦，一援筆，因凹製鋒已圓，…唐詢字彥猷，始作鋤心凸研云，…每援筆即三角，字安得圓哉。

董其昌所說「古人論畫」，指的是米芾《畫史》或是《硯史》的記載。不過這些都

不能說是佚文。

又《畫禪室隨筆》卷二〈題顧仲方山水冊〉云：

米元章論畫曰，紙千年而神云，絹八百年而神去，非篤論也。

這是董其昌的錯誤，實際上這不是米芾，而是明王世貞的意見。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百五十五〈藝苑卮言〉

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書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絕矣，唯於文章更萬古而長新。

因未涉獵所有宋代別集類，所以無法斷言，不過我所得知的佚文只有下列一例，但不知其全文。

宋周必大《平園集》〈宋章友直畫蟲〉

近時文與可工行草篆隸飛白，溢而為畫，章伯益（註，友直之字）蓋同時人也，後題無礙居士，即米元章，元章亦兼嗜書畫，畫尤有好古癖，使此軸出晉唐間，當在巧偷豪奪之數邪。 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以無礙居士為米芾的別號，在此之外，未曾聽說，究竟正確與否也不得而知。不過在章友直的草蟲畫上附有米芾的題跋一事，見於明王綬《書畫傳習錄》卷四〈畫事叢談〉。

〈靈異門〉 章伯益草蟲九便面…，復有孔毅用、周元翁、米元章題識，俱言有耀耀之意，靈動如生。

上之章友直畫及題識，並未收在米芾著作中。《畫史》的章友直書，只提到

《畫史》96 章友直，字伯益善畫龜蛇

而已。後世在《畫繼》卷四上也只將《畫史》的文章整個加以收錄而已。《宣和畫譜》也不見有章友直之名，而明何良俊《書畫銘心表》中載有章友直的龜蛇畫九件的畫目，此反而令人感到奇怪。

明王綬《書畫傳習錄》卷四《畫事叢談》載有引自《畫史》的五則。

A.〈全藝門〉 米元章畫史曰，沈侍郎存中家收得畢宏畫一幅（下略）。

上文相當於《畫史》198。

B.〈精微門〉 唐京兆韋偃寫松，千枝萬葉非經歲不成，鱗文一一如真。（原註、畫史）

上文是重錄《畫史》131「蔣永仲收韋侯松一幅…」而來。

C.《風致門》 劉松年、張敦禮之弟子也，…有老子騎牛出關圖，…米氏畫史評其畫曰，山水樹石…

上文是引用《畫史》53「蔡駟子駿家收老子度關，山水林石…」以下之文。但是，以《老子出關圖》的筆者為劉松年，則完全是《書畫傳習錄》編者（雖歸在王綬的

名下，但一般以為是偽託）恣意所加。

D.《靈異門》 宋嘉祐中，一貴人攜韓馬渡采石，…。

宋米芾因之為天馬賦，其見重於後人如此。

上文是節略《畫史》166的記載而來。後半指的是看《畫史》158高公繪家的韓幹畫馬所作的賦。此《天馬賦》除刻入《三希堂法帖》（圖15）外，還傳有偽作的法書（圖16）。

《寶晉英光集》卷一，《畫史》158收錄有〈天馬賦〉全文。

E.〈榮遇門〉 米氏畫史曰，余家所藏李成，至李冠卿大扇，為天下之冠，（下略）

上文是引用《畫史》56「余家所收李成，至李冠卿大扇，愛之不已…」一文而來。《書畫傳習錄》所收的《畫史》，文字有些不同。且對米芾所最著力警告的偽作的泛濫與假託名家的世間風潮的記載卻隻字未提。很有可能是有意忽視米芾在世時的古畫流通狀況。

明末於崇禎十六年成書的汪珂玉《珊瑚網》，對《畫史》的引用與重錄，其次數之多，在已往無例可尋。卷二十三〈畫繼〉錄六條，卷二十四〈畫據〉則在〈米海嶽畫史〉的題記之後，重錄約七十條。各條的排列順序與現行本有很大的不同，有時則將兩條或三條併而為一，且常常省略人名，或節略字句，錯誤也很多。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卷六，針對《珊瑚網》一書評云，「雜亂無次，殊不足存」，但這個批評也適用於《畫史》的收錄與轉載。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十三，米芾之章，載有題為〈米襄陽畫學〉的文字，不過是整個轉載自《珊瑚網》卷二十四之文。

除此以外，唯一的長篇佚文收錄於明張丑《清河書畫舫》申集〈米芾〉之中。不過《清河書畫舫》的文章與米芾著作的任何文體都完全不像。恐怕是偽作。雖然可疑，今仍記載於後。

余少收畫圖，見奇巧皆不錄，以為不應如是。及長官于桂，見陽朔山，始知有筆力不能到者，向所不錄，翻恨不巧矣，因知范至能所謂平地蒼玉崛起，為天下偉觀第一者，真非虛語也。（原註）米氏畫史。

有如要配合上列記載一般，另有記錄提及米芾有畫桂林之圖。

宋張師正《倦游錄》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竹木茂鬱，陽朔縣尤奇，四面峰巒駢立，近見錢塘人家有元章畫陽朔山圖，真是合作。

米芾由浚光（廣東英德縣）尉遷桂（桂林）尉，是在熙寧七年，二十四歲時。第二年的熙寧八年改任長沙掾。《清河書畫舫》所收佚文云：「余少收畫圖，…及長官于桂」，又《倦游錄》所說「合作」，就是承認米芾是個成熟的畫家。看來這

兩個著作都不知米芾二十四歲的履歷。《清河書畫舫》的佚文，很難令人相信，當是偽作。

結果，可認為是《畫史》的佚文，只有下列一節而已。雖然如此，這件佚文的全文並不詳。這和前述章友直的情況相當類似。

元湯垕《畫鑒》〈唐畫〉

陸晃畫人物極工，元章畫史稱其庶人章，余嘗從同里葉氏見之，描法甚細而有力。

陸晃是五代南唐畫家，浙江嘉興出身，據說擅長人物、神仙、道像。但是完全沒有遺留作品。《畫鑒》所說「庶人章」可能是把全十八章中的第六章畫成圖的（圖17，18）。但現行本《畫史》並沒有這個記載。這可能是上舉佚文原是題跋，在米芾手邊並未留下備分之故。為了補強這個推測，再舉一例。

宋周輝《清波雜志》卷五 〈唾硯〉

米老嘗有題跋云：侍講仁熟（註，曾祖父周種之字）攜顧陸真蹟，保大（南唐中主年號，九四三—九五七）琴會于米老庵，即此畫，并女孝經（註，女孝經圖）是也。

此記載亦未收錄於《畫史》內。想必也不是全文。

從以上的工作，可以知道的是，《畫史》當不存在有另一系統的異本。對章友直、陸晃畫的米芾的意見，當不是存在於《畫史》的異本，而是題識。也就是說，現在通行的《畫史》是在毫無秩序的體裁狀況之下傳下來的，並無可以用來比較、校對的另一系統的書本存在。

以上我所收集到的佚文共有十八條，此外是只有一鱗半爪，片段不成文的兩條。現行本一共一九八條，合計二百十六條是《畫史》的總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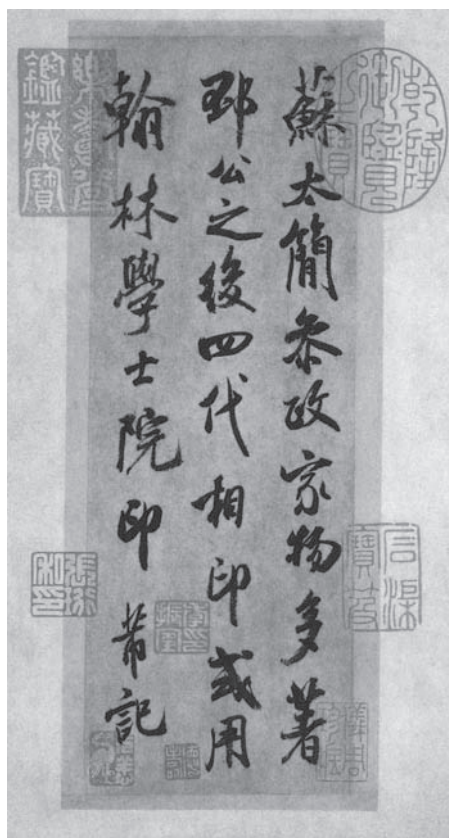


圖1 〈參政帖〉 上海博物館



圖2 褚遂良 〈枯樹賦〉
翰林學士院印 貞觀四年十月
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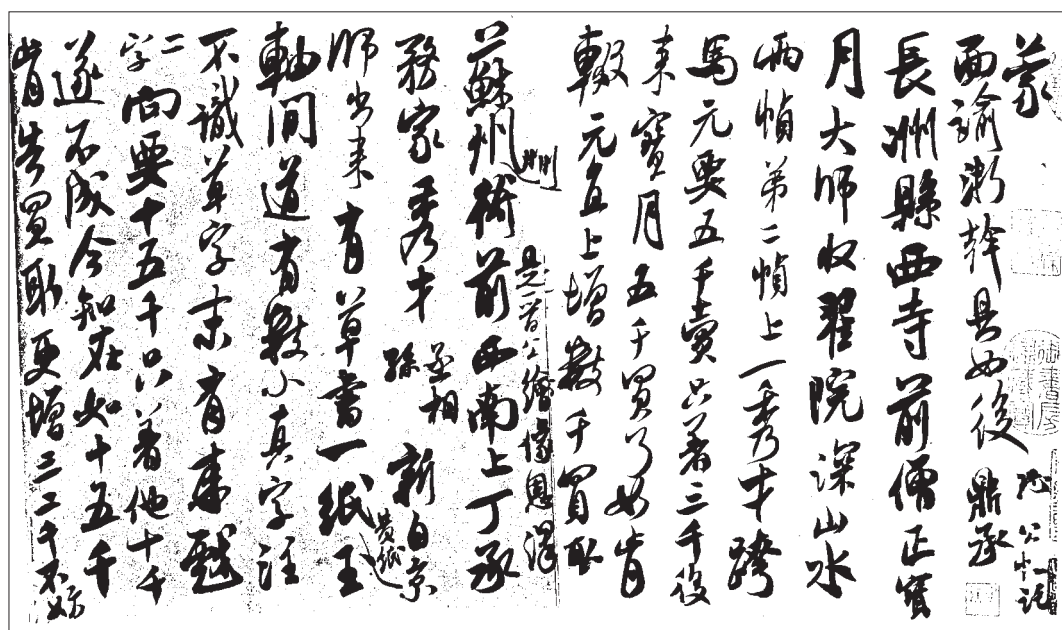


圖3 米芾〈來戲帖〉 台北故宮博物院



圖4 清 黃慎〈孟浩然像〉
美國史丹福大學美術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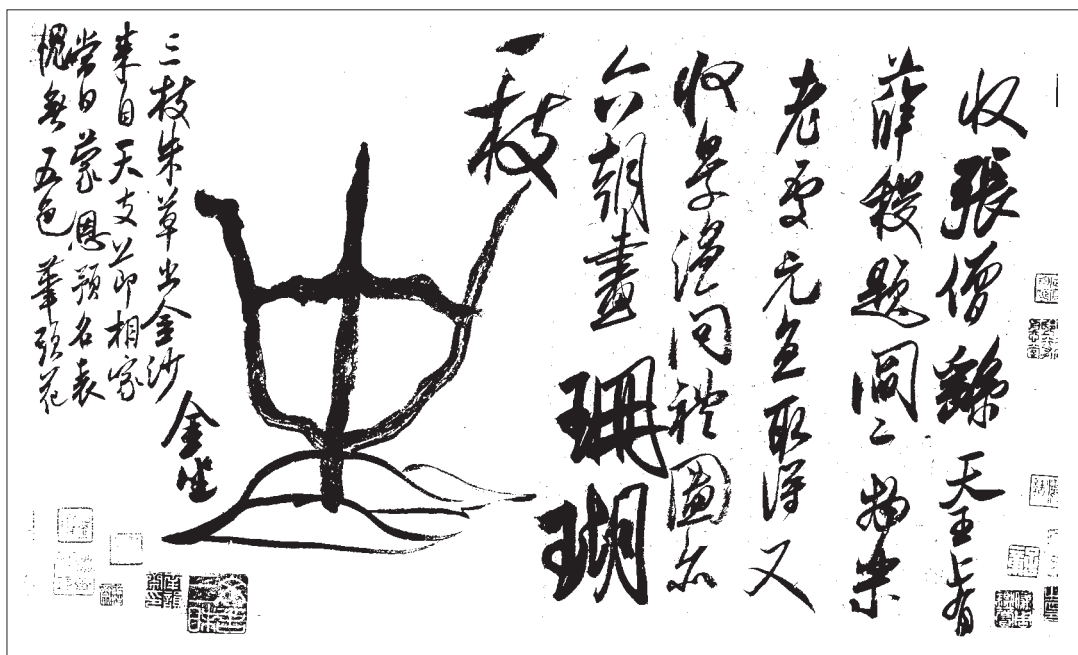


圖5 〈珊瑚帖〉 北京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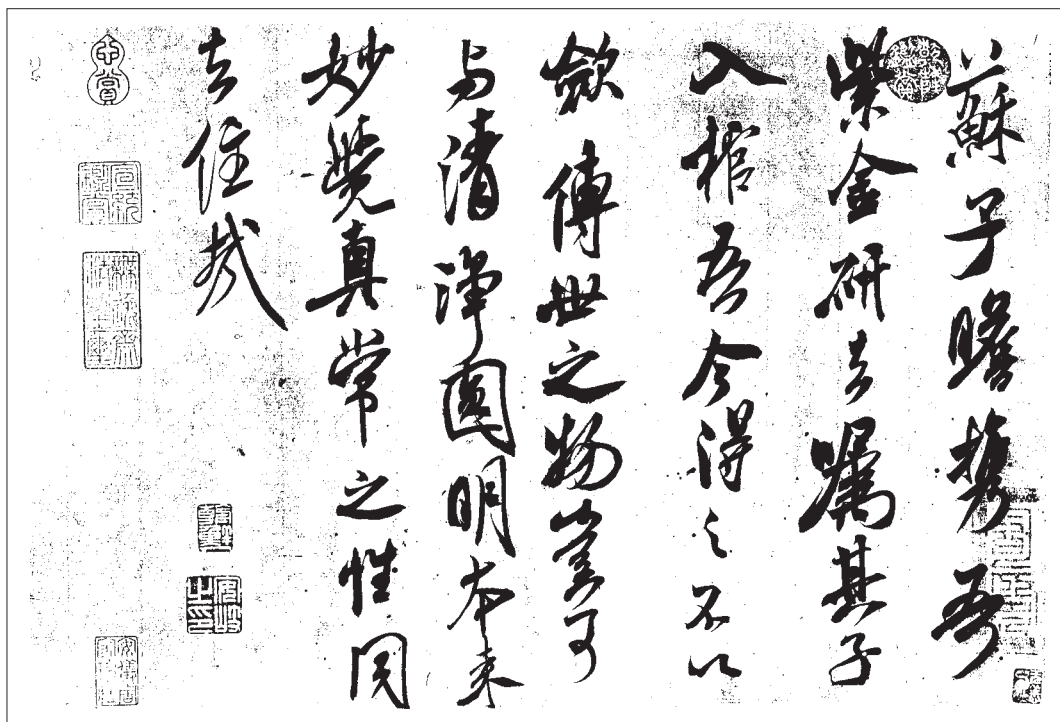


圖6 〈紫金研帖〉 台北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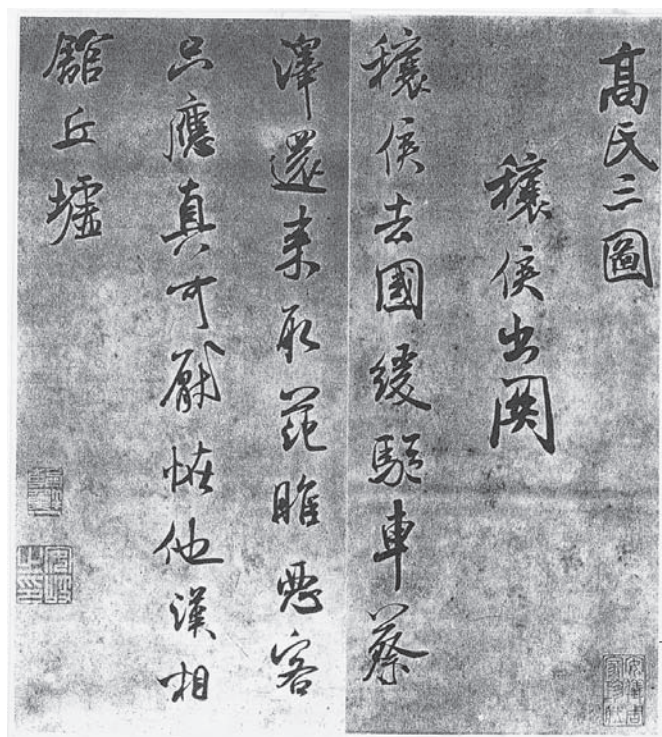


圖7 〈穰侯出關〉詩
北京故宮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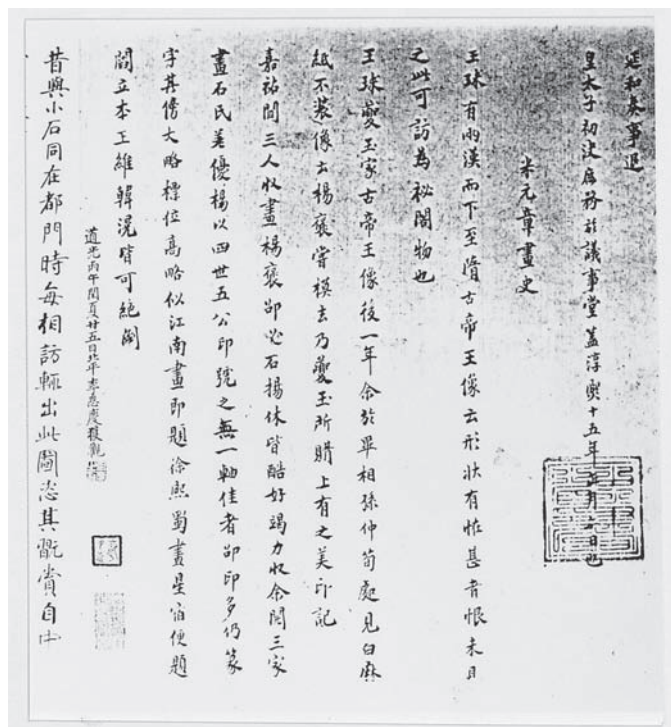


圖8 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卷〉跋
波士頓美術館



圖9 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卷〉部分
波士頓美術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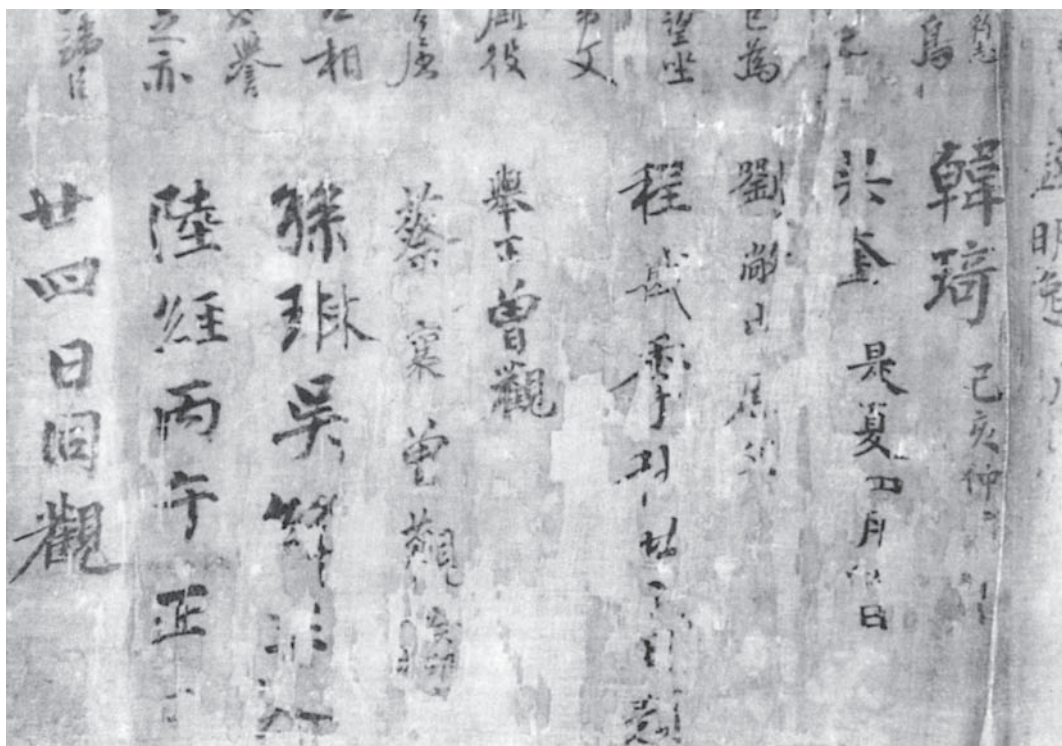


圖10 〈歷代帝王圖卷〉2跋 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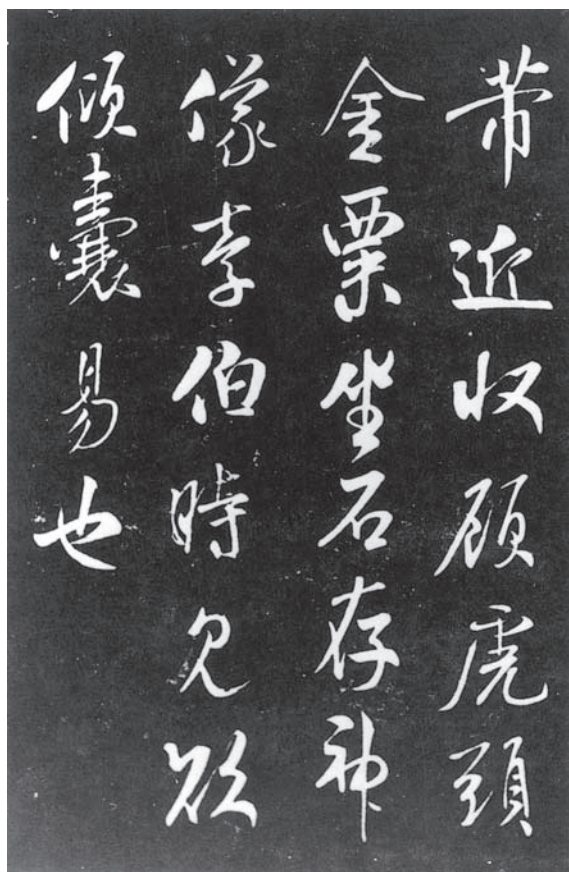


圖 11 〈顧虎頭帖〉 宋楊《紹興米帖》
北京故宮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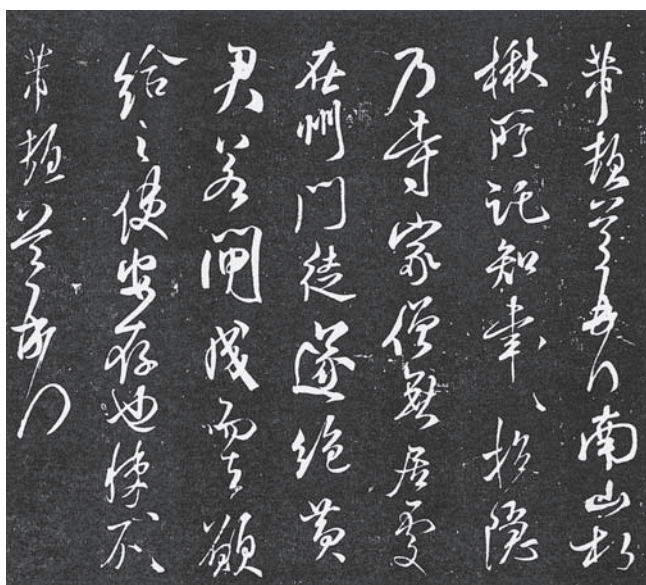


圖 12 米芾〈南山帖〉 宋楊
《紹興米帖》 北京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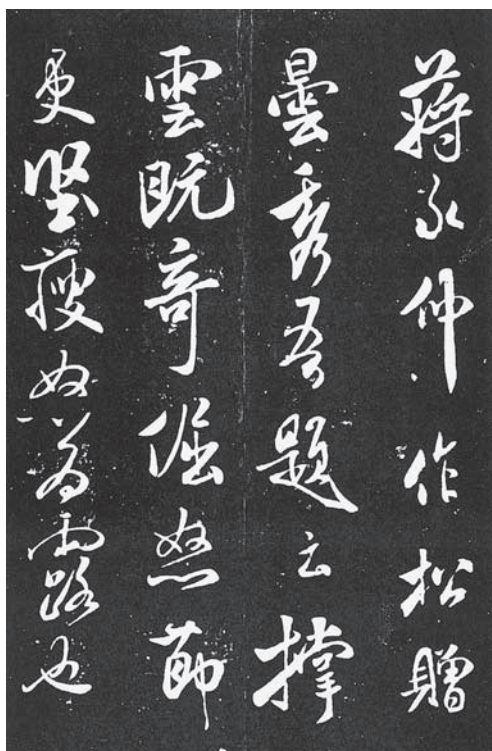


圖 13 〈蔣永仲帖〉 宋榻《紹興米帖》
北京故宮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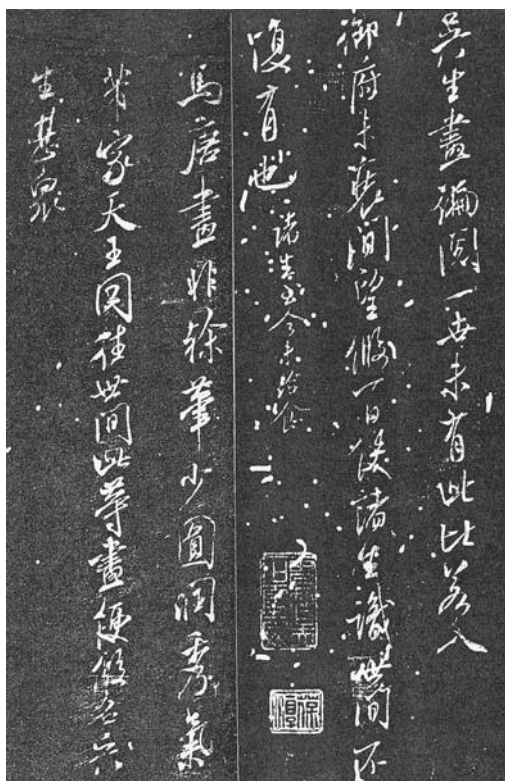


圖 14 〈雜書帖〉部分 宋榻《紹興米帖》
北京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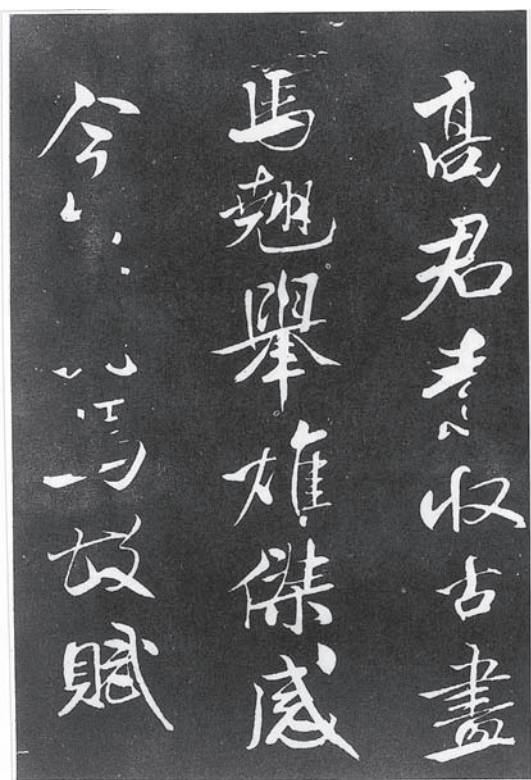


圖15 〈天馬賦〉部分 採自《三希堂法帖》



圖16 〈天馬賦〉部分 遼寧省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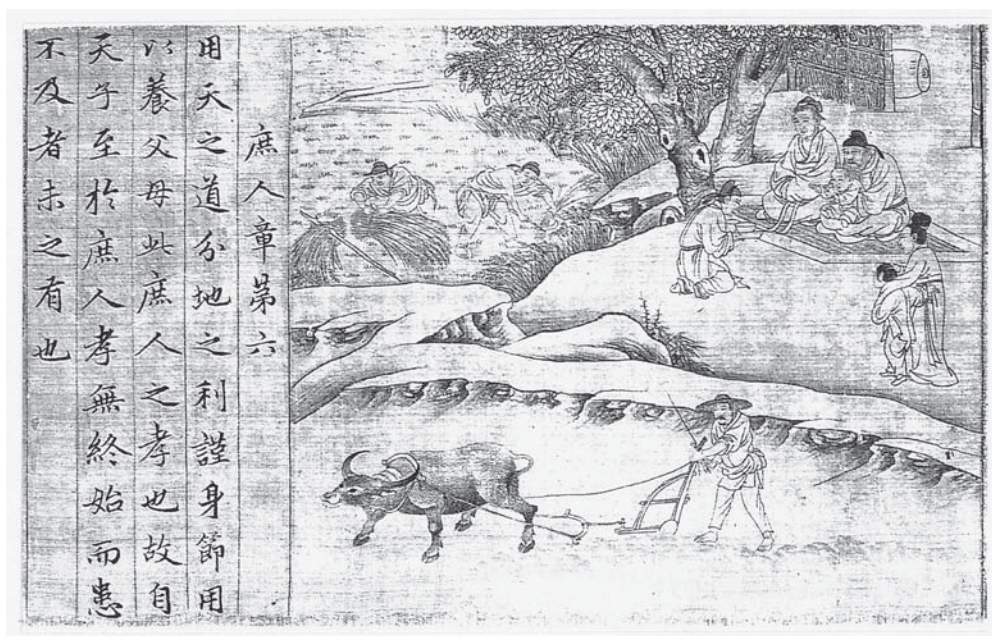


圖 17 趙孟頫〈孝經圖〉部分 台北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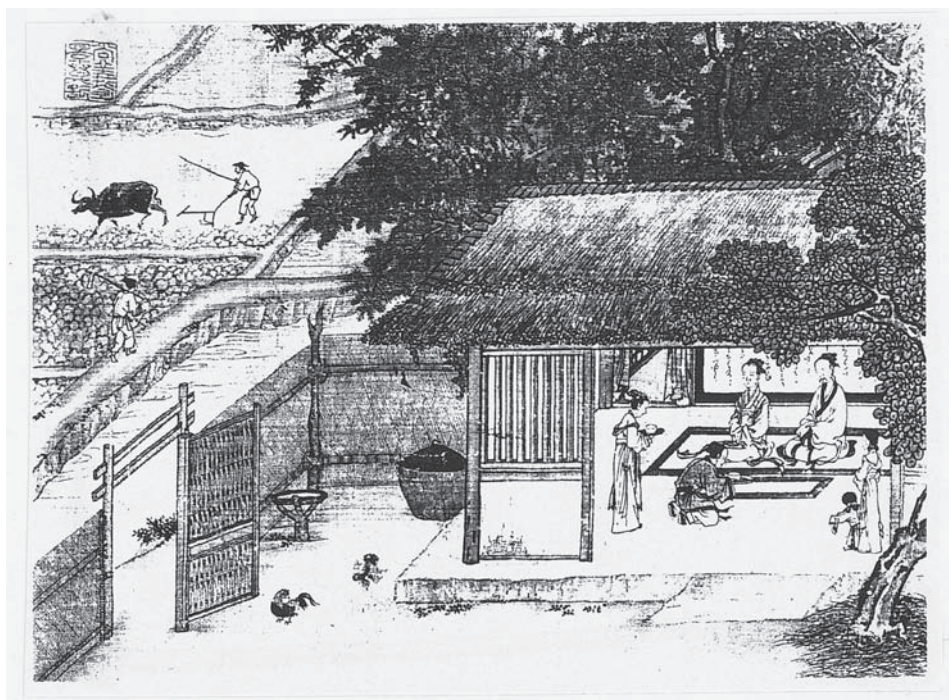


圖 18 元人〈孝經圖〉部分 台北故宮博物院